



过年的记忆

文/小六子

小时候过年,在我心里已然是一枚印章,浮现在眼前则成为一幅画卷。

蓝天下是洁白的雪,洁白的雪覆盖着我的老家“大白墙铁匠铺”:风箱停止了抽动,炉火被拱形的耐火瓦盖住,残存的火苗儿从瓦盖儿边缘吐着,缩着红舌头。铁匠房房顶铺上厚厚的哈达制作的被褥,房檐上垂下一尺多长的跟水晶一般晶莹剔透的捅条粗细的圆柱挂冰。在它的西侧挺立着粗壮的老榆树,叶子没有了,它们的绿色为白色替代,巨掌一样的枝干除了底部的铁的本色外,就是白色,爷爷管它叫“银包铁”。派生出的难以数清的枝条活像我在火上烤的粉丝。东侧是我们居住的院子,比铁匠房位置要低,院中的古槐虽然高大,但是与相对而立的大榆树还是矮了一截儿。上面的喜鹊窝是三个,而

大榆树上的的是七个。也是由单一的铁色变成了“银包铁”。

大年初一一大早,父亲打头儿,母亲跟着,后面是我们兄弟七个,给爷爷奶奶拜年。中间是八仙桌,爷爷奶奶端坐两边,父亲母亲并排跪地给他俩磕头。我们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纵队编号排列,待父亲母亲起身,分别恭立爷爷奶奶身边,大哥首先倒地给爷爷奶奶磕头,然后再给父亲母亲磕头。排在后面的我们逐个儿效仿大哥……

给爷爷奶奶拜完年,爸爸妈妈带队,给我二爷二奶奶、三爷三奶奶拜年。听母亲说,她嫁到我们赵家的时候,赵家是三世同堂,一年以后,有了我大哥,成为了四世同堂。上有公公婆婆,还有爷爷奶奶,就是我的太爷太太。我太太是热心肠儿,全村的红白喜事都由她出头操办;我奶奶

会治病,不收一文,风雨无阻,造福四方,二老无心管理家务。我爷爷带着我二爷、爸爸打铁,三爷是中共地下党员,常年不在家。我太爷就叫我母亲当家。母亲说:“一家子二十多口子人,从来没分过家!一到过年,村里没有一家比得上咱家热闹!”

我家在大年初一第一个放炮竹的不是我们这群孩子,而是我的爷爷。拜年仪式完毕,爷爷站在铁匠房前的雪地上,一只手捏着二踢脚,一只手举着根香到嘴边,轻轻吹掉白色的灰,露出红色的头儿,弯腰点捻儿。随着两声巨响,是爷爷爽朗的笑声:“过年啦!崩崩晦气!”然后,我们便跟爷爷一起放鞭炮:有的举着竹竿儿一挂一挂地放“钢鞭”,有的学着爷爷的样子放二踢脚。我放“小红炮”——我舍不得一挂一挂地放,就把挂鞭拆了,一个一个地放:点着了

捻儿就朝天上扔,先是一声脆响,接着是一股轻烟儿,紧跟着纷扬的红色纸屑,过瘾极了!喜鹊飞上飞下,振动树上的雪二次飞落,“喳喳”的叫声赋予画卷吉祥如意……

对于我太爷,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是母亲对他的描述给我留下了“高高的个子”的影子和“堂堂正正”四个字。倒是后来清明节母亲带我去上坟,她指着两排“人”字形的坟头中一个仅次于祖坟大的坟头对我说:“记住,这是你太爷。以后你们来上坟,一定要多给他培土。如果不是你太爷,你们这支子就绝户了!”母亲告诉我:“在你爸爸还没出满月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场火灾,是你太爷从火海里抱出的你爸爸,他的长辫子都被烧掉了半截儿!”

小时候过年,我心底印章上刻的字是:太爷好!过年好!

天会黑吗

郑诚

天会黑吗
当太阳落山
天会黑吗
总还会有星光、虫鸣
有微风轻拂小草的呢喃
还有陪伴小草的你的影子吧

当冰雪消融
花会开吗
总还会有春寒、枯枝
山坡上粗砺的岩石
划伤你心里晶莹的湖面吧

当你离开
生活还会继续吗
总还会有风景
在岁月的街头陪我前行吧

敬生命

郑诚

倒影
你是南方的风
吹皱一池春水
你是北方的雪
轻轻相拥
陪我走过纯净而美丽的寒冬
你,是夏天的细雨
你,是秋天的斜阳
你是我打打闹闹的妈妈
就像
总要有两根筷子
才能夹起岁月的滋味品尝
就像风铃
总会因为一阵莫名奇妙的风
而欢唱
多年母女成了姐妹啊
我是你最美丽的身姿的倒影
我是你生命在这世界上最大
的回响
妈妈
别怕皱纹爬上您的眼角
藤蔓总要布满生命的宫墙
我是您在这世界上最美的倒影
啊
哪怕
岁月流逝
鬓白如霜

冬日鸟窝

文/刘艳茹

学校的栏杆围墙外有几棵法国梧桐。冬天,梧桐树落尽硕大的叶子,仅剩枯干秃枝,一个喜鹊窝就乍眼地露了出来。

喜鹊窝搭在最右边的那棵树上,树冠的三分之二高处,远看,像树冠上的一只眼,近看,感觉就是一堆乱树枝堆在枝丫上,毫无章法。

冬日的校园,没花没草的,目光无处停留,喜鹊窝就成了我的最爱。于是,无论是早晨一进校园,还是上操时站在操场上,我的目光都会继续地望向那里。我很希望能从那一堆黑黢黢的树枝中看到喜鹊隐隐约约舞动着黑白翅羽,我想,在肃杀而又寂静的冬日里,那该是无可比拟的一种生动吧!然而,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任我踮脚伸脖,想象中的一幕却没有出现。

科学老师知道了我的心思。一日上操,她走过来,看我仍踮脚伸脖地看,就笑着说:“怎么能够看到?为了挡住寒风,喜鹊在窝搭起来后,要衔泥填充树枝间的缝隙。”

看我愣怔,她又说:“一个喜

鹊窝,里面存着大学问。从踩点寻址,到垒基上梁,再到内部装修,喜鹊搭窝,无异于人盖一栋房子。不信,你观察这个喜鹊窝的选址?”

顺着科学老师的提问,我的目光转向那一排梧桐树。不看则已,一看还真有发现,喜鹊搭窝的那棵树,是四棵里最漂亮的一棵树,枝干挺拔,树冠匀称优美,亭亭之势堪比少年。难道喜鹊搭窝是要挑树的美丑吗?我心存疑虑,目光望向剩下的三棵梧桐树,但见中间两棵矮挫如驼背老人,最左边一棵长势虽好,但枝干干斜伸得太随意,其中最任性的一根枝干竟然越过人行街,与街对面的一棵梧桐树做握手问候之状,其他枝干亦是横斜着四面留情,彼此之间却没有回护合围之意,喜鹊想搭窝,连个打地基的地方都没有。

我不仅莞尔一笑,看来喜鹊搭窝前真的是要反复踩点,一棵树一棵树甄别,类似于人类盖房子选址打地基呀。

科学老师看我意犹未尽,也乐意将心中所知说出来,于是她

说我听,我们并排站在喜鹊窝下面,在冬日的寒风中,上了一节室外科学课。

她指着喜鹊窝说:“你知道吗?看似毫无章法的堆放,里面却藏着科学道理。首先,喜鹊搭窝的第一根枝条会选比较长且有枝杈的,这样容易卡住。其次,喜鹊选用的小枝条多是干硬的带枝杈的,带杈的较细的一头必须又在作为基础的较低的一个枝杈上,较粗较重的另一头斜放在比较高的另一个枝杈上,利用大头的重力和树杈的阻力保持稳定。”

怕我不明白,科学老师随后捡起了两个小树枝,边做示范边讲解。

讲完外部讲内部,她又说:“窝的主体搭完后,喜鹊还会做内部装修,衔泥填充枝条的缝隙,寻找较细较软的柔草、禽类的羽毛、动物脱落的绒毛等铺在窝底。”

我边听边不禁感慨,看来自然界中的桩桩件件,都藏着很深的学问。

正说着,突然飞来两只喜鹊,停在了枝头。一只抖动尾羽,戛然而鸣叫,另一只不停地从一个枝

头跳到另一个枝头,它们玩得无拘无束的。鸟窝就在它们的旁边,在肃杀的冬日里,它们尽情玩耍,温暖的巢宇就在旁边,何惧寒风与雪虐。

我仿佛看到眼前的三只喜鹊,忙忙碌碌衔枝搭窝的情景。冬天的安心得自于春天的辛苦,何止喜鹊,人亦如此。

肃杀的冬天是孤寂的,我从一个喜鹊窝中却收获了很多。



投稿要求

副刊征集作品内容:
1. 生活散文、随笔、评论等文学作品,字数1200字左右。
2. 摄影、书画、漫画等图片作品,请以jpg格式投稿。

副刊投稿邮箱 fukan0926@126.com

爱玛裕家居购物广场
AMAYU HOME SHOPPING CENTER

置家、装修不用急

爱玛裕一站全办齐

打造京西综合商业航母

咨询热线: 88785688 88785578

地址: 石景山区双峪路35号(阜石路西尽头双峪环岛东300米路北) 乘车路线: 370、929、931、981、992、运通101、快速公交4路侯庄子站。